旁白:

查理苏没事，这个念头席卷脑海的一瞬间，我双腿一软，坐倒在地。

直到他完好无损地从驾驶座里出来，给我了一个结实的拥抱，我才重新找回了力量。

月光静静铺洒，碎裂的车头显得尤为触目惊心。

我们打电话给保险公司，请他们派人来将车子拖走维修，两个人赶上末班地铁，回到了家。

我:

怎么会突然坏了？

旁白:

查理苏看着检查单，点了点ABS指示灯那一项。

查理苏:

我记得它当时没有亮。

旁白:

他把手挪开些，后面的检查结果显示正常。迎着我犹豫的目光，他耸了耸肩。

查理苏:

可能是记错了。伟人一次失误。

我:

查理苏，你不会科目一都没过吧？

以后开车前都要检查一遍，不然很危险的。

旁白:

查理苏点点头，主动取了两本店里的车辆安全宣传册，往我包里也塞了一本。

但他的记忆毕竟很少出错，临走前我们又把仪表盘也检查了一遍，确实偶尔有点接触不良，可能这就是当时警示灯没有亮起的原因。

几天后，经过彻底的检修，跑车又变得整齐如新。

可是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从那个的夜晚开始，查理苏变得有些古怪。

每天他都起得很早，一开始我以为他又开始失眠，专门拉着他在沙发上酝酿睡意。

他很受感动，把我密不透风地抱在怀里，睡得很快，但第二天仍旧在天蒙蒙亮时醒来，顺手还将我送回卧室。

过去，他习惯起床后第一时间去楼下的摊子买早点。

现在，他却对信箱产生了莫大的兴趣，会将每日信件整理好，按照账单、广告的分类放在桌子上，像极了一个金牌管家。

这还不算，每天下了班，他都会来接我，车也不开了，一定要跟我一起挤公交，挤地铁。

某日的深夜地铁上，车厢因为惯性来回晃动，我们肩并肩，挤在一大排空座位的最左边，我终于忍不住，问他这么做的理由。

查理苏:

我接我未婚妻下班，要什么理由。

我:

你不是有自己的事吗，别浪费时间，我可以自己回家的。

查理苏:

那就当给你个机会，接我下班。

我:

……

旁白:

我隐约感觉，查理苏告诉我的只是借口。

因为还有太多细节，无法用未婚夫的殷勤来解释。

我们黏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了，可唯独寻访证人这件事，两人同行的次数越来越少。

他会详细地告诉我，今天又去拜访了谁，谁又同意了出席发布会。

他的坚持有了回报，同意的人数越来越多。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，但是心底的某个角落，有些空。

这一天，我难得准时下了班，记得早上查理苏说过要值班，便去医院找他吃晚饭。到了那里，他却不在办公室，我只好抓住一个护士询问。

护士:

查医生……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。

我:

那我在这里等他一会儿吧。

旁白:

护士看着我，似乎有些犹豫。

我:

怎么了？

护士:

你还不知道今天下午的事情？

旁白:

她四下望了望，靠近我，压低了声音。

护士:

今天下午，查医生被叫去院长办公室了，好像是有人举报他收患者红包。

我:

红包？这不可能！

护士:

我也是这么觉得。但是从查医生的办公室里把红包翻出来了，好几万块呢。

这种事情严重起来，是要吊销执照的。

何主任都急疯了，马上要去找行政理论，反而是查医生叫他不要去。

我听见他们在办公室里说话，像是吵架一样。

我:

后来呢？

护士:

我只知道安排了付医生替他值班，也许是先回家去了吧。

旁白:

护士的话音刚落，有人按铃呼叫，她担忧地望了我一眼，朝病房里去了。

我站在原地，不可置信，又有些茫然。查理苏收红包？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
ABS系统失灵、下班后陪我挤地铁、不再与我一起寻访证人，还有今天的污蔑……

这些天的种种，忽然在放大镜下首尾相连，变得无比清晰。

查理苏遇到了困境，却想要把我隔开。

说不出是种什么感觉，我离开医院，不知不觉走到了那个破旧的儿童乐园。很巧，查理苏也在这里。

薄暮时分，他站在滑梯的最高点，正和一个挡在他面前的小男孩一本正经地理论。

男孩:

你都是大人了，还要玩滑梯，羞羞。

查理苏:

你作业都没做完，还要玩滑梯，到底谁羞？

男孩:

你、你胡说！

旁白:

查理苏从滑梯顶上取下一本习题册，随手翻了两页。

查理苏:

怎么都是白的呀，你家是不是就住在前面那栋，几楼来着……

旁白:

男孩慌张地夺回册子，朝他做了个鬼脸，气鼓鼓地跑开了。

查理苏弯起嘴角，露出一个很得意的笑。

只是他的眼底藏着心事，连带着这个笑容也并不轻松。

乐园里只有他一个人了。查理苏不断地爬上滑梯，再滑下去，说是滑，其实也不准确，就是反反复复地从最高点上跳下。

我莫名想起他学习飞翔时，那一次又一次的练习。

在他又一次登上台阶的时候，我悄悄地跟在后面，他跳了下去，我也跟着滑下。

本想吓吓他，结果我脚还没沾地，他就像是背后长了眼睛一样，回身把我接在怀里。

查理苏:

终于舍得现身了？你再不出来，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点什么。

我:

威胁我啊？你能做什么？

查理苏:

把你困在这儿陪我玩一晚上，叫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。

我:

哦这样，不知道查医生知不知道这里曾经有一个都市传说。

几年前有个男的下班路过这里，周围空无一人，突然他就被拍了拍肩膀，回过头——

旁白:

我的嘴立刻被查理苏捂住了，右手也被牢牢扣住。

查理苏:

别动未婚妻，你的脉象有点乱。

旁白:

我看着他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，微微扬起了眉。

我:

害怕就直说嘛。

查理苏:

怎么能说是害怕，我那是相信科学。

我:

嗯嗯嗯科学，不过既然是科学，怎么还会害怕呢。

呀，查医生的脉搏好像快了不少。

旁白:

我也学他搭脉，好好给他诊断了一番，诊断间还掺杂着几个都市传说，查理苏的脸色精彩纷呈。

查理苏:

你现在膨胀了啊，敢这么跟查医生说话。

我:

是是是，谁让查医生天天给我吃熊心豹子胆呢，我现在都无法无天了。

旁白:

查理苏“啧”了一声，很懊悔似的。

查理苏:

我怎么就栽在你这么个小祖宗身上了。

旁白:

我干脆坐实了他的评价，毫不客气地伸出手臂，像树懒一样挂在查理苏的脖子上。

他笑着带我原地转了好几圈，直到我哀嚎着头晕吃不消，才放下了我。

打闹过后，我们在滑梯旁坐下休息。

我张了张嘴，犹豫了好一会儿，最后，还是查理苏先打破了沉默。

查理苏:

你身上有医院消毒水的味道。看到我的红包了？

我:

那不是你的红包。

旁白:

看着我骤然沉下来的脸色，他笑了笑。

查理苏:

这么严肃，本来还想逗逗你。

我知道，世界上如果只剩一个人相信我，那一定就是我的未婚妻。

旁白:

他微微仰着头，就像是对命运或者神灵说话。

夕阳回应般地落在他的脸上，鼻尖上，眼睫上，很好看。

我:

诬陷你塞红包和你的车失控之间，是不是有关系？

旁白:

他认真地点了点头，无意多做隐瞒。

查理苏:

这也能察觉到，未婚妻，你很有当反派的天分。

我:

反派……难道这些都是查兆澎做的？

查理苏:

这么直接又下三滥的手段，不是他。

我:

那还有谁？

查理苏:

我去保卫科调取过地下停车场的监控录像。

当天晚上九点到十点，恰好因为机器故障没能存下来，余下的部分一切正常。

旁白:

查理苏回忆着，表情冷冷的。

查理苏:

至于红包，监控显示没人进过我办公室，举报者也是匿名。

他们做得很彻底。

旁白:

彻底地隐藏起证据和身份，但是完全不在意查理苏察觉到他们的行迹，就像是一记刻意的警告。

太阳要落下去了，它照不到的角落里，仿佛有一片不为人知的暗潮安静地蛰伏着。

不是查兆澎，那他们是谁，药监局吗，卫生局吗，还是更要在那之上的东西？

查理苏把手机拿出来，给我看上面的一条匿名消息，甚至连虚拟号码都没有。

我:

取消或者身败名裂地死去，查医生，请选吧。

查理苏:

还挺客气的，是不是？

旁白:

我抬头看向他，忽然想起每天早上的信件分类——

我:

我家的信箱！

查理苏:

因为我的缘故，多了些不客气的东西，没必要让你看到。

旁白:

所以这是真的，他们一直在针对查理苏。

工作、理想、平静的生活、甚至是生命，只要是他拥有的东西，他们就都要夺走。

我们的力量显得那么渺小，连为一个红包辩驳都做不到，我的胸口堵得厉害，从未有过的破坏欲油然而生，我克制着，看向查理苏。

我:

会害怕吗？

旁白:

查理苏侧了侧头，好像没有听清我的话，于是我又说了一遍。

我:

看着这些东西，会不会感觉到害怕？

旁白:

他摇了摇头，眼睛一如既往的明亮。

查理苏:

害怕的人是他们。

这场新闻发布会让他们着急了。

我:

停职审查呢，也不要紧吗？

旁白:

他还是摇了摇头。

查理苏:

不要紧。放心，医院离不开我。

旁白:

半真半假的语气，但他说出这样的话，事情仿佛就不会有第二条轨迹。

就像是从天而降的超人，将我心里的块垒三下五除二地通通打碎了，我叹了口气。

我:

好吧，本来打算你说害怕的话，我就——

旁白:

话音刚落，他的身体朝我倾倒过来，完完全全瘫倒在我的膝盖上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我刚刚是装的，其实我害怕得不得了。

我现在头好晕，今天晚上怕是会睡不着。你忍心看我这样吗？

我:

害怕的话就把我的毛绒玩具借给你啦！

旁白:

我推推他，一点也没推动，他紧闭着双眼，好像晕过去了。

我:

查理苏，查理苏？

旁白:

我喊了两声，他的睫毛微微颤动了一下。

我:

你再不睁眼毛绒玩具都没有了。

查理苏:

小气。

我:

果然是装的。

旁白:

他仰面看着我，把我拉下来，紧紧地拥抱了一下。

查理苏:

毛绒玩具就毛绒玩具吧，但我要那个陪你最久的。

旁白:

低垂的夜色侵吞了最后一线夕阳，这一刻，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了我们。

夜幕下每一条路都显得遥远而虚幻，不知道会通向什么样的终点。

但没关系，天总会亮起来的，那时，我还想要与身边这个人一起，看一场日出。

那天晚上，我睡了一个安稳的觉，第二天到了公司，状态也不错，很快就能全身心投入工作。

穿越系列发布已有一段时间，其他品牌竞相推出同类产品，我们的市场份额有所下滑，必须寻求新的机遇，彰显独特性。

这与发布会完全是不同的战场，也许更小，更不高尚，更无关紧要，但正如查理苏所说的，这也是我的生活，我的战场。

转眼间就到了晚上，我揉了揉有点酸胀的眼睛，点开了邮箱，现在里面都是市场部转发给我的，向穿越系列发出的合作邀请。

珠宝、美妆、艺术展……有一个略显突兀的logo吸引了我的注意。

我:

东安航空公司？

旁白:

这是航空领域一家耳熟能详的龙头企业，但我不记得市场部有接触过他们。

怎么会把合作邀约直接发到我的邮箱？

正疑惑间，猫哥和满满走了进来，问我为什么一头雾水的样子。

我把东安航空的邮件给他们看了。

猫哥:

不会是骗子吧。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新闻？

三个骗子租了个办公室，又是刻假章，又是租办公室布置，又是印刷员工名片。

假扮成某知名调料公司去和一家上市企业谈合作。

结果还真被他们谈成了，这大公司都难免上当受骗，我们是不是也得谨慎点？

李满满:

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
当年我熬夜吃瓜，吃到了凌晨四点，论坛里吃出来一本商战小说，结果……

我头一次知道，那么大的公司也会遭骗。

旁白:

我深以为然，立刻打电话给市场部，麻烦他们帮我求证。

结果很快就返回了。

公司无疑是真的，对方表示是他们老板指定要跟我合作，恰好也知道我的邮箱，就没有走那些弯弯绕绕的途径。

我们面面相觑，猫哥嘴里念叨着什么。

猫哥:

东安航空……怎么这么熟呢。我发小的前女友在那里做地勤！

我:

猫哥，世界上还有你不认识的人吗，就算你说认识北极熊我也不觉得奇怪了。

旁白:

他对我们做了一个等着的手势，迅速在屏幕上打了一波字，一会儿眉头皱紧，一会儿双目圆睁。

猫哥:

姐妹们，这下我确定了，真有个瓜，市面上绝对没有流通过。

他们那个老总是苦出身，原本是跟同学一起做外贸的，后来机缘巧合下收了家破产的航空公司。

对，就是现在的东安航空。搭上了政策的春风，起死回生，成航空业老大了。

你们猜，当时跟他一起做外贸的同学是谁？

我:

难不成是你的某个远房亲戚？

旁白:

猫哥做了个“NONONO”的手势。

我:

那就是百诺？现在最大的外贸商。

猫哥:

大胆猜。

我:

还要大胆啊，难道是我们之前的合作方？

猫哥:

聪明，Ebuy的老总。

旁白:

我微微一怔，Ebuy的老总在之前那次酒会上提出愿意和Pristine合作，但条件是我和他的儿子共创一个民族风品牌。

我有些抗拒这样的合作模式，当时也看出他的儿子意不在此，便直接拒绝，后来合作就黄了。

猫哥:

他们两个一起打拼，感情还挺不错的。据说本来事业快有起色了，东安的老总却撤退了。

后来嘛就是大家都懂的套路，分道扬镳，老死不相往来。不过他们俩投资的领域却重叠度很高。

我总觉得这次他突然找来，说不定和你前阵子拒绝Ebuy有关系。

你们想想，较劲了大半辈子，你没到手的肥肉我肯定要抢走啊，这样才能证明我比你高明。

李满满:

这也太……

我:

这也太像小说了吧……

李满满:

还是杂志连载三章就会被毙的那种。

旁白:

毕竟这种天上凭空掉个馅饼的情节，好一点的小说都不会写啊！

过了一会儿，市场部的同事过来说明了原因，对方大概有充足的底气，在这一点上很诚实，和我们的推测是一样的。

说实话，最开始我还在期待对方是因为我们的设计能力和Pristine的品牌效应才找上门来，没想到会是这样。

我的目光在几个合作选项间徘徊。

我:

珠宝、艺术展、美妆都是很稳妥的选项。

万甄和他们有过不少合作经验，策划案都可以借鉴。

相关产品的设计上，也会给我们更大的自由。但是——

旁白:

但是服装品牌与这些领域谈合作，实在是太常见了，我们想得到的，别人也想得到，消费者群体也都已经固定下来。

那么与航空公司合作呢？完全是他们的反面。

涉及到的服饰不多，大约就是空乘和地勤人员的制服，为头等舱客人提供的换洗睡衣，设计上的自由度也很有限。

只是它带来的品牌宣传力度是前所未有的，面向所有乘坐飞机的旅客，能够开辟新的客流。这也是现在穿越系列最需要的东西。

我心中的天平倾斜了，但始终有个声音在提醒，他们找上门来的理由那么不靠谱，万一只是一时兴起……

我想到了查理苏，他总是愿意相信这个世界，相信那些美好的东西会被他握在手里。我却做不到那样积极善良，总是怀疑这怀疑那。

时常怀疑自己不够幸运，天大的馅饼怎么会砸到自己头上？可是也没办法全然放弃，依旧蠢蠢欲动不死心，害怕错过一次机会。

可是，我的难题如果要问查理苏，他一定会说——我的未婚妻是世界上最厉害的设计师，只要是她做下的决策，不可能也会变成可能。

我的鼠标最终停顿在东安航空的邮件上，点击了回复。这一次，我也想挑战不可能。

回复邮件的那一刻，又紧张又畅快。

设计航空制服，我还没有尝试过，这是个巨大的挑战。我初步列了个计划，有种打破限制的热血沸腾。

查理苏所说的兴奋，是不是与这很像？我拿出了手机，给他发了个消息。

我的消息:

查理苏，我刚刚做了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决定，现在感觉非常好。

旁白:

那边很快就回复了。

查理苏的消息:

哦？有关什么的？

我的消息:

和航空公司合作，我要给他们设计制服。

查理苏消息:

所以我以后会在旅途中经常看到你的作品。未婚妻你也太棒了。

我的信息:

如果成功的话。

查理苏消息:

没有如果。

我已经想到对着空乘说“你们穿的衣服是我未婚妻设计的”，然后他们一脸羡慕的样子。

旁白:

我也已经想到，他说出这句话时，一脸炫耀的样子。

能有这样一个随时为自己高兴的人，真好。

我的信息:

但我要是失败了，怎么办？

查理苏信息:

怕什么，放手去做，失败了我给你开工作室。你忘了，我超级有钱。

旁白:

能有这样一个时刻为自己兜底的人，也真好。我的眼眶温暖得发酸。

我的信息:

可你自己都在停职了，到时候我们两个不会双双失业吧。

旁白:

正在输入的标志持续了一会儿，接下来的文字一个一个地蹦到我的眼中。

查理苏信息:

那我们就私奔吧。

跑到天涯海角，什么都不管了。你敢不敢？

旁白:

他是怎样说这话的，很认真，还是带着笑？但无论他如何说，这个念头都已经进入了我的脑海里。

计划逃跑的路线，选择不为人知的目的地，哪怕一瞬间，只想着彼此，把Novaten、DEA和查兆澎抛到身后。

我的信息:

有什么不敢的。

查理苏:

为了庆祝这个伟大的决定，夜宵想吃什么？

旁白:

他发过来一张照片，正巧路过了一片夜市摊。摊上很热闹，弥漫着浓郁的烟火气息，旁边的景致似乎离我公司也就两站路的距离。

大约半小时不到，他就会带着小吃出现在我公司楼下，接我下班。

而我，也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他了。